

# 墨子概說 (2011)

李隆獻 謹編



【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，採取創用 CC「姓名標示—非商業性—相同方式分享」台灣 3.0 版授權釋出】

壹、墨子與墨子書


貳、墨子的思想

參、後期墨家與墨經

肆、先秦諸子評墨子

## 壹、墨子與墨子書

墨子生平資料，在先秦諸子中可說最為不詳，司馬遷只在《史記》〈孟子荀卿列傳〉傳末說：

蓋墨翟，宋大夫，善守禦，為節用。或曰並孔子時，或曰在其後。

茲依前人研究成果，概述墨子生平與思想大要：

墨子，姓墨，名翟，魯人，略後於孔子，約與公輸般、子夏同時。<sup>1</sup>初受孔子之學，因覺儒家崇尚禮儀制度，靡費過度，流於虛文，乃另創學說，企圖打破當時政治社會現狀。

墨子是一位思想家、科學家，也是近乎宗教家的實行家——主張社會改革。墨子為實行其學說，與門弟子組成團體，摩頂放踵，為有利於天下之事奔走服務，故一生遊歷頗廣。墨子死後，墨家後學立「鉅子」以為領導，繼續推行墨子學說；但自漢以後，墨學快速衰亡。一

<sup>1</sup> 或以為「墨」者，黑也。故以墨子為印度黑人。


般認為與墨家主張自苦，利人而苦己，不合人性有關；加以不聞歌、無享樂，幾無餘閒趣味，陳義過高，難以持久；也有人認為與其服從「鉅子」而不聽命於當政者有關。

墨子之書，乃弟子載錄其言行而成，整理者基本上每篇保留三篇，故「十論」等每篇都有上、中、下，今僅存五十三篇<sup>2</sup>。《墨子》長期為學者所忽視，直到清代才重受重視，孫詒讓《墨子閒詁》校訂疏釋甚為完善，民國李漁叔《墨子今註今譯》較便初學。近有王煥鑣《墨子集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）收錄各家之說，資料最為詳備，唯見解未必高明。

## 貳、墨子的思想

### 一、基本思想：兼愛、非攻

兼愛、非攻乃墨學的基本思想。墨子認為不兼愛是天下一切罪惡的根源，無論個人倫常或國際關係，都被「天下兼相愛則治，交相惡則亂」的原則所支配。墨子的「兼相愛」，主張愛無差等，愛任何人與愛自己一樣，也就是要放棄私愛、小愛，達到普遍之愛，如此就能「交相利」。〈兼愛〉篇說：

亂何自起？起不相愛。……凡天下禍篡怨恨，其所以起者，以不相愛生也，是以仁者非之。既以非之，何以易之？子墨子言曰：「以兼相愛、交相利之法易之。然則兼相愛、交相利之法，將奈何哉？子墨子言：視人之國，若視其國；視人之家，若視其家；視人之身，若視其身。……愛人者，人亦從而愛之；利人者，人亦從而利之。」

為實現兼愛理想，所以墨子提倡非攻。兼愛的目的在解除個人偏私，非攻的目的在消弭國際戰爭。蓋墨子生當亂世，眼見戰爭的殘酷，遂極力鼓吹兼愛、非攻，奔走各國之間以阻止戰爭。墨子認為，戰爭上不利於天，中不利於鬼神，下不利於人民，實為天下之大害，〈非攻·下〉說：

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所譽善者，其說將何哉？為其上中天之利，而中中鬼之利，而下中人之利，故譽之與？……天下之王

2

《墨子》原書有 71 篇。

公大人士君子，中情<sup>3</sup>將欲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當<sup>4</sup>若繁為攻伐，此實天下之巨害也。今欲為仁義，求為上士，尚欲中聖王之道，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，故當若非攻之為說，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。📖

春秋戰國時代，征戰頻繁，許多學派都反戰，儒、墨亦然。<sup>5</sup> 儒家以「不仁義」反戰，墨家則以「不義不利」反戰；不過儒、墨都不主張全盤弭兵，仍主張以「誅暴」除天下之害。

## 二、宗教觀：天志、明鬼、非命

墨子認為：天是有意志的，天厚愛百姓，兼利天下，是最高貴、最明智的；天選擇世間最賢者立為天子，天子承天命，替天行道，向天負責；天兼有天下，故兼愛天下之人；順天意，兼相愛、交相利，必得賞，逆天意，則得罰；天欲義而惡不義，人間之「義」，皆自天出，順天意者，義政也，反天意者，力政也。〈天志·上〉說：

天欲義而惡不義。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，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。我為天之所欲，天亦為我所欲。……天子者，天下之窮<sup>6</sup>貴也，天下之窮富也；故於富且貴也，當天意而不可不順。順天意者兼相愛、交相利，必得賞；反天意者，別相惡，交相賊，必得罰。……順天意者，義政也；反天意者，力政也。然義政將奈何哉？子墨子言曰：「處大國不攻小國，處大家不篡小家，強者不劫弱，貴者不傲賤，多詐者不欺愚。此必上利於天，中利於鬼，下利於人。三利無所不利，故舉天下美名加之，謂之聖王。……」📖

墨子注重宗教的制裁，認為天以外，鬼神也能賞善罰暴，所以又主張「明鬼」。

墨子雖然堅信天帝、鬼神，卻一反當時「命定」的觀念，主張「非命」，認為能順天之志，合乎鬼神之利，便可得福，否則便得禍，禍福全取決於人事。

---

3 「中情」，猶「衷情」，心中真的想要。

4 「當」讀為「儻」，倘也。

5 先秦諸子中唯「法家」不反戰而反私鬥；其餘諸子大致反戰，而理由不一。

6 窮，極也。


雖然我們將「天志」、「明鬼」、「非命」列為墨子的宗教觀，但墨子的性格並沒有真正的宗教家濃厚，墨子乃為了使社會大眾採納其學說，故以「天志」、「明鬼」為手段，利用時人尊天畏鬼的觀念，推行其主張。

### 三、政治觀：尚同、尚賢

墨家主兼愛、非攻，若無其他政治主張配合，勢必諸國並立，故又主「尚同」，以建立統一的政府。墨子主張君權至上，天子統治一切，人民必須「上同」天子；天子必須向天負責，故須上同於天；而治世須用賢人，故主「尚賢」。〈尚同·上〉說：

上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所非，必皆非之。上有過，則規諫之；下有善，則傍薦之。……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，而不上同於天，則蓄猶未去也。

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，而天下亂也，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，立以為天子，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。

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，是故選擇賢者，立為天子。……天下既已治，天子又總天下之義，以尚同於天。

尚同乃實行賢人政治的標準，尚賢則為實行賢人之治的方法。尚賢而不尚同，則政治不能統一；尚同而不尚賢，則政治不能修明；故二者必須相輔為用，而又以「天志」為最高標準。有人認為墨子是極權主義者，有獨裁政治的嫌疑，乃忽略墨子思想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所致。不過，墨子這種理想，在當時難以實行，故標舉「禪讓」政治。<sup>7</sup>

### 四、經濟／文化觀：節用、節葬、非樂

墨子的經濟觀可用「去無用之費，興天下之利」加以概括，其方法則重在「節用」。墨子的經濟觀主要針對儒家與當時的貴族社會而發，他眼見當時不事生產的貴族階級，奢侈浪費，遂倡「節用」、「節葬」、「非樂」等主張。

墨子認為人類的生活，當以足以維持生命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為標準：飲食當「黍稷不二，羹藜不重」，衣服只要「冬以禦寒，夏以禦暑」，居室僅須「其旁可圍風寒，上可以圍雪霜雨露，牆足以為男女之別」，舟車只要堅實可用，不必施以文采。所以墨子說：「去無用之費，聖王


7

顧頡剛有〈禪讓說起於墨家考〉，收入《古史辨》第七冊。

之道，天下之大利也」。

儒家重視形式，主張以「慎終追遠」的手段，達到「民德歸厚」的目的，故主張「厚葬」；末流卻流於奢侈虛偽，故墨子反儒，主張「節葬」。墨子認為厚葬久喪，則國家必貧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亂；而且因為無力祭祀，必將招致上帝、鬼神的厚罰。

儒家以禮樂維持風紀、修養情性，認為音樂能發揚和氣，調劑生活；但至墨子時，諸侯好為長夜之飲，喜淫靡之樂，故墨子認為過度講究音樂，不利民生。〈非樂·上〉說：

仁之事者，必務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將以為法乎天下。利人乎，即為；不利人乎，即止。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，非為其目之所美，耳之所樂，口之所甘，身體之所安，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，仁者弗為也。是故子墨子所以非樂者，非以大鍾、鳴鼓、琴瑟、竽笙之聲，以為不樂也；非以刻鏤、文章之色，以為不美也；非以芻豢、煎炙之味，以為不甘也；非以高臺、厚榭、邃野之居，以為不安也。雖身知其安也，口知其甘也，目知其美也，耳知其樂也；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，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，是故子墨子曰：「為樂非也。」


「節用」、「節葬」是消極的「節流」，〈非樂〉篇則提出積極的生產，亦即「開源」，兩相配合，故曰：

賴其利者生，不賴其利者不生。君子不強聽治，即刑政亂；賤人不強從事，即財用不足。

## 參、後期墨家與墨經



《墨子》書中，〈經〉、〈經說〉各有上、下篇，加上〈大取〉、〈小取〉二篇，共六篇，一般稱為《墨經》，胡適之先生稱為《墨辯》。<sup>8</sup>內容以認識論、邏輯、科學技術為主，也涉及政治、經濟與人生哲學。《墨經》年代應在名家之後，乃後期墨家集體創作。

---

<sup>8</sup> 或以「別墨」稱之，非是。由《莊子·天下》「相里勤弟子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苦獲、己齒、鄧陵子之屬，俱誦《墨經》，而倍譎不同，相謂『別墨』；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，以觴偶不侔之辭相應；以巨子為聖人，皆願為之尸，冀得為其後世，至今不決」，可知。


## 肆、先秦諸子評墨子


先秦——尤其是戰國——是百家爭鳴的時代。諸子由於政治主張不同，又為了游說各國君主、推行自己的主張，彼此之間遂多辯駁論難。



先秦諸子之評墨子，或不失公允，或不免偏頗：孟子、荀子以闡釋與捍衛儒學為己任，孟子批評墨學為「無父無君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，荀子認為墨子「欺惑愚眾」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；韓非由法家立場出發，判定儒、墨同為「愚誣之學」、「雜反之行」（《韓非子·顯學》）；相較於儒、法二家，道家的莊子則給予墨學較高的評價。莊子推崇墨家效法夏禹，出以公心，為天下蒼生節儉苦行；但也認為墨學「反天下之心」，迂闊而不切實際，「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」（《莊子·天下》）。

茲略述各家對墨子與墨學的批評：

### 一、孟子評墨


孟子以「舍我其誰」、積極救世、攘除異端自許，所以當他看到「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；天下之言，不歸楊，則歸墨」時，心急如焚，深感作為「聖人之徒」「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詖行，放淫辭」，實責無旁貸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說：

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，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，不歸楊，則歸墨。楊氏為我，是無君也；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。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……楊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說誣民，充塞仁義也。仁義充塞，則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。吾為此懼，閑先聖之道，距楊、墨，放淫辭，邪說者不得作。……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，驅猛獸而百姓寧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。詩云：「戎狄是膺，荊舒是懲，則莫我敢承。」無父無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詖行，放淫辭，以承三聖者；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能言拒楊、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。

孟子站在儒家「愛有差等」的觀點反對墨家的「兼愛」說。在孟子看來，孔子說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」（《論語·顏淵》、「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，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」（《論語·微子》），都是主張君臣大義乃天經地義、恆久不變的真理；而楊朱一切以個人為上，



就是目無君主；墨子主張一切平等、無差別的愛所有的人，則是目無父母。這種「無父」、「無君」之學，在孟子眼中自屬異端邪說，禽獸之學。所以孟子極力「辟楊墨」，企圖使儒家思想成為社會的正統、主流。

孟子評墨，雖切中墨學背離儒家「尊尊親親」的親疏、等差觀念與戰國時代血緣宗法制的現況，也對往後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，成為儒家與傳統學者對墨學的一貫觀點；但孟子的「辟墨」言論卻也不免矛盾、偏激之蔽：孟子以掃除墨家學說為己任，自己卻多方學習，甚至引用墨家的方法、觀點，如孟子在論辯中便大量使用墨家「類」的概念；又如孟子既判定楊、墨之言為「邪說誣民，充塞仁義」，《孟子·盡心上》卻又說：「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為之。」既是「充塞仁義」的邪說，又何以能「利天下」呢？凡此孟子都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解說。可見孟子對墨學的批判，有部分不免流於主觀武斷。

## 二、莊子評墨

莊子對墨子、墨學的評論，主要見於《莊子·天下》。〈天下〉篇述及相當於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五家道術（學術）的淵源，認為都由「古之道術」而來。其中關於墨家的論述是：

不侈於後世，不靡於萬物，不暉於數度，以繩墨自矯，而備世之急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墨翟、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，為之太過，已之大循。作為〈非樂〉，命之曰〈節用〉；生不歌，死无服。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鬥，其道不怒；又好學而博，不異，不與先王同，毀古之禮樂。

黃帝有〈咸池〉，堯有〈大章〉，舜有〈大韶〉，禹有〈大夏〉，湯有〈大濩〉，文王有辟雍之樂，武王、周公作〈武〉。古之喪禮，貴賤有儀，上下有等，天子棺槨七重，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。今墨子獨生不歌，死不服，桐棺三寸而无槨，以為法式。以此教人，恐不愛人；以此自行，固不愛己。未敗墨子道，雖然，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樂而非樂，是果類乎？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其道大艱；使人憂，使人悲，其行難為也，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，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。墨子雖獨能任，柰天下何！離於天下，其去王也遠矣。

墨子稱道曰：「昔禹之湮洪水，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，名山三千，支川三千，小者無數。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；腓无胈，脛无毛，沐甚雨，櫛疾風，置萬國。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。」使後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褐為衣，以跣躄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為極，曰：「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謂墨。」

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苦獲、己齒、鄧陵子之屬，俱誦《墨經》，而倍謫不同，相謂「別墨」；以堅白、同異之辯相訾，以觴偶不侔之辭相應；以巨子為聖人，皆願為之尸，冀得為其後世，至今不決。

墨翟、禽滑釐之意則是，其行則非也。將使後世之墨者，必自苦以腓无胈脛无毛相進而已矣。亂之上也，治之下也。雖然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將求之不得也，雖枯槁不舍也。才士也夫！



莊子對墨學有所肯定：首先，莊子指出墨家不以奢侈教後世，不浪費財物，不炫耀禮法，用規矩繩墨要求自己，以求備於當世急需，這是值得肯定的；其次，指出墨家的主張和特點是：「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鬥，其道不怒；又好學而博，不異，不與先王同，毀古之禮樂」。莊子又說墨子及其弟子仿效夏禹，穿著粗布衣服，穿木屐草鞋，日夜不停的工作，以自苦作為行事的準則，以致「腓無胈，脛無毛」，具有高尚的人格與忘我的奉獻精神，並稱讚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」，認為墨子乃天下有才能的救世之士。

不過，莊子卻認為墨家弟子活著時勤苦的工作，死後的喪事卻非常簡略，「其道大艱，使人憂，使人悲，其行難為也。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，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」。批評墨家學說距離王道太遠，若真用來治國，恐亂國有餘，治國不足。

莊子的批判相當深刻切要，指出墨子以「自苦」為標準教人，其實與其「兼愛」學說矛盾：「以此教人，恐不愛人；以此自行，恐不愛己」，指出「兼愛」說忽視個體人格自由的嚴重缺點，精確點出墨學難以推行的內在困境。<sup>9</sup>

### 三、荀子評墨

9

何以只愛人而不愛己？



荀子之時，「禮樂滅息，聖人隱伏墨術行」(《荀子·成相》)，墨學大有壓倒儒學獨霸天下之勢。自居儒家繼承者的荀子，既以捍衛儒學自任，不免有意與墨家一爭高下。

荀子對墨子的批評不少，總評其思想的有〈解蔽〉篇的：

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。

荀子認為墨子因重視實用，以致於不知「文飾」、「文采」的功用，遂有「非樂」、「節用」、「節葬」之論。〈天論〉篇又說：

墨子有見於齊，無見於畸；……有齊而無畸，則政令不施。

荀子認為墨子只看到平等而沒看到差別。墨子關心的是社會、經濟問題，故著眼點大抵在於「量」，注意的是「共同的」、「普遍的」，也就是「共相」，而忽略了「個別的」、「特殊的」的「殊相」。「兼愛說」便是「有見於齊，無見於畸」——墨子忽略了「等差」在人倫中的重要性。

荀子基本上由維護西周以降的血緣宗法制立場出發，分析、批判了墨子的節用、節葬、非樂、兼愛等觀點。首先，荀子認為墨子指出「節用」、「節葬」的前提根本不能成立。《荀子·富國》說：

墨子之言，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。夫不足，非天下之公患也，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。今是土之生五穀也，人善治之，則畝數益，一歲而再獲之。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；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；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剗車；黿鼉魚鱉鰵鱣以時別，一而成群；然後飛鳥鳧雁若煙海；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，可以相食養者，不可勝數也。夫天地之生萬物也，固有餘，足以食人矣；麻葛、繭絲、鳥獸之羽毛、齒革也，固有餘，足以衣人矣。夫有餘、不足，非天下之公患也，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。

天下之公患，亂傷之也。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？我以墨子之「非樂」也，則使天下亂；墨子之「節用」也，則使天下貧。非將墮之也，說不免焉。墨子大有天下，小有一國，將蹙然衣粗食惡，憂戚而非樂。若是則瘠，瘠則不足欲；不足欲則賞不行。墨子大有天下，小有一國，將少人徒，省官職，上功勞苦，與百姓均事業、齊功勞。若是則不威；不威則罰不行。賞不行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；罰不行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。賢者不可得而進，不肖者不可得而退，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。若是，則萬物失宜，事變失應，上失天時，下失地利，

中失人和，天下敖然，若燒若焦。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，嚙菽飲水，惡能足之乎？既以伐其本，竭其原，而焦天下矣！📖

在荀子看來，墨子擔心世人的日用不足，純屬庸人自擾。天下的客觀事實是，人世間的萬物本來就是豐富有餘的。實則荀子的「富國論」與墨子的「節用論」各有其提倡的社會背景與階級立場，也各有其學說價值，不必強定其是非對錯。

其次，荀子駁斥墨家的「非樂」。《荀子·樂論》幾乎通篇針對墨子「非樂」觀而發，開篇即以三段文字批評墨子，其文曰：

夫樂者、樂也，人情之所必不免也。故人不能無樂，樂則必發於聲音，形於動靜；而人之道，聲音動靜，性術之變盡是矣。故人不能不樂，樂則不能無形，形而不為道，則不能無亂。先王惡其亂也，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，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，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詘，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，足以感動人之善心，使夫邪污之氣無由得接焉。是先王立樂之方也，而墨子非之奈何！

故樂在宗廟之中，君臣上下同聽之，則莫不和敬；閨門之內，父子兄弟同聽之，則莫不和親；鄉里族長之中，長少同聽之，則莫不和順。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，比物以飾節者也，合奏以成文者也；足以率一道，足以治萬變。是先王立樂之術也，而墨子非之奈何！

故聽其雅頌之聲，而志意得廣焉；執其干戚，習其俯仰屈伸，而容貌得莊焉；行其綴兆，要其節奏，而行列得正焉，進退得齊焉。故樂者、出所以征誅也，入所以揖讓也；征誅揖讓，其義一也。出所以征誅，則莫不聽從；入所以揖讓，則莫不從服。故樂者、天下之大齊也，中和之紀也，人情之所必不免也。是先王立樂之術也，而墨子非之奈何！

且樂者、先王之所以飾喜也；軍旅鈇鉞者，先王之所以飾怒也。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。是故喜而天下和之，怒而暴亂畏之。先王之道，禮樂正其盛者也，而墨子非之。故曰：墨子之於道也，猶瞽之於白黑也，猶聾之於清濁也，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。📖

荀子認為人不能沒有娛樂，而音樂就是一種娛樂。先王制作雅、頌之樂來引導人民走入正途，音樂對人心的感化力量深刻而迅速。由此，

荀子認為，音樂關係到國家的安定與衰落，絕非可有可無之物，故大力反對墨子的「非樂」之論。

墨子眼見貴族奢靡而百姓困窮，遂有「非樂」之論；不過墨子也確實違反了文明進化的實況與音樂陶冶人心的必要性。<sup>10</sup>

復次，荀子批判墨子「兼愛」說與努力役事的觀點為「役夫之道」。《荀子·王霸》篇說：

人主者，以官人為能者也；匹夫者，以自能為能者也。人主得使人為之，匹夫則無所移之。百畝一守，事業窮，無所移之也。今以一人兼聽天下，日有餘而治不足者，使人為之也。大有天下，小有一國，必自為之然後可，則勞苦耗悴莫甚焉。如是，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。以是縣天下，一四海，何故必自為之？為之者，役夫之道也，墨子之說也。📖

荀子認為君主之治理天下，行政事務並不顯得特別繁多，乃因有臣民為其效力，故君主不需事必躬親；墨子反是，實為「役夫之道」。

荀子又批評墨子的「兼愛」、「節用」等觀點，〈非十二子〉篇說：

不知一天下，建國家之權稱，上功用、大儉約而僂差等，曾不足以容辨異、縣君臣；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，是墨翟、宋鉞也。📖

荀子認為墨子只看到了平等而沒有看到差別，正是「有齊而無畸，則政令不施」，其說無法行之於國家、社會。

與其他先秦諸子相較，荀子對墨學的批評多而評價低。其中意見，雖不免有站在自己思想立場進行批評之蔽，但也自有其洞見。

#### 四、韓非評墨

韓非對儒、墨二家學說進行了嚴厲的批判。首先，韓非斷定儒、墨之學雖為「世之顯學」，但卻是「愚誣之學」。《韓非子·顯學》篇說：

世之顯學，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張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顏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樂正

10

「音樂」的必要性！尼采說：「沒有音樂，人生將是一種錯誤！」

氏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鄧陵氏之墨。故孔、墨之後，儒分為八，墨離為三，取舍相反、不同，而皆自謂真孔、墨，孔、墨不可復生，將誰使定世之學乎？孔子、墨子俱道堯、舜，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謂真堯、舜，堯、舜不復生，將誰使定儒、墨之誠乎？殷、周七百餘歲，虞、夏二千餘歲，而不能定儒、墨之真，今乃欲審堯、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，意者其不可必乎！無參驗而必之者，愚也；弗能必而據之者，誣也。故明據先王，必定堯、舜者，非愚則誣也。愚誣之學，雜反之行，明主弗受也。📖

韓非說孔子、墨子都稱道堯、舜，但他們對堯、舜的言論取捨不同，卻都自稱得到堯、舜的真傳。孔子死後，儒分為八派，墨翟死後，墨離為三家。儒、墨各派分別由孔子、墨子那裡各取所需，主張卻互相矛盾，竟都自稱從孔、墨得到了堯、舜的真諦。既然堯、舜已死，那麼又如何能判定二者誰得到了堯、舜的真傳呢？由此，韓非認為，未經檢驗就對堯、舜之道加以肯定，這是愚蠢的；既然不能加以肯定卻還拿來作為立論的根據，這種行為可說「非愚則誣」。

其次，韓非揭示了儒、墨二家學說的矛盾。〈顯學〉說：

墨家之葬也，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，桐棺三寸，服喪三月，世主以為儉而禮之。儒家破家而葬，服喪三年，大毀扶杖，世主以為孝而禮之。夫是墨子之儉，將非孔子之侈也；是孔子之孝，將非墨子之戾也。今孝戾、侈儉俱在儒、墨，而上兼禮之。📖

韓非援引儒家「厚葬」與墨家「薄葬」的矛盾，進而批評二家之說，認為儒、墨學說充斥著節儉與奢侈、孝與不孝的矛盾，而當世的統治者卻都推崇它們，導致「海內之士，言無定術，行無常議」的亂局。《韓非子·顯學》列舉許多實例對墨家學說進行批判，這裡就不一一舉例說明了。

韓非純由統治者立場批評儒、墨學說的不可行，自然不免主觀與狹隘。

頁碼	作品引用內容	版權標示	作者／來源
----	--------	------	-------

1-16	字體：華康魏碑體、華康中明體、華康仿宋體		本作品由「威鋒數位開發股份有限公司」授權，且無再授權他人使用之權利。您如需利用本作品，請另向權利人取得授權。
1	蓋墨翟，宋大夫，善守禦，為節用。或曰並孔子時，或曰在其後。		司馬遷：《史記》〈孟子荀卿列傳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2	亂何自起？起不相愛。……愛人者，人亦從而愛之；利人者，人亦從而利之。」		墨子：《墨子》〈兼愛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3	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所譽善者，其說將何哉？……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。		墨子：《墨子》〈非攻·下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3	天欲義而惡不義。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……三利無所不利，故舉天下美名加之，謂之聖王。		墨子：《墨子》〈天志·上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4	上之所是，必皆是之……天下既已治，天子又總天下之義，以尚同於天。		墨子：《墨子》〈尚同·上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5	仁之事者，必務求興天下之利，……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，是故子墨子曰：「為樂非也。」		墨子：《墨子》〈非樂·上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5	賴其利者生，不賴其利者不生。君子不強聽治，即刑政亂；賤人不強從事，即財用不足。		墨子：《墨子》〈非樂·上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5	「相里勤弟子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苦獲、己齒、鄧陵子之屬，俱誦《墨經》……冀得為其後世，至今不決」，		莊子：《莊子·天下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6	「愚誣之學」、「雜反之行」		韓非：《韓非子·顯學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


6	「反天下之心」，迂闊而不切實際，「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」		莊子：《莊子·天下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6	「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；天下之言，不歸楊，則歸墨」		孟軻：《孟子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6	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……放淫辭，以承三聖者；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能言拒楊、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。		孟軻：《孟子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6	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」		孔子及其弟子：《論語》〈顏淵篇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6	、「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，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」		孔子及其弟子：《論語》〈微子篇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7	「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為之。」		孟軻：《孟子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7-8	不侈於後世，不靡於萬物……雖然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將求之不得也，雖枯槁不舍也。才士也夫！		莊子：《莊子·天下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8	「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鬥，其道不怒；又好學而博，不異，不與先王同，毀古之禮樂」		莊子：《莊子·天下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8	「腓無胈，脛無毛」		莊子：《莊子·天下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


8	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		莊子：《莊子·天下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8	其道大艱，使人憂，使人悲，其行難為也。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，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」		莊子：《莊子·天下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8	以此教人，恐不愛人；以此自行，恐不愛己」，		莊子：《莊子·天下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9	禮樂滅息，聖人隱伏墨術行		荀子：《荀子·成相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9	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。		荀子：《荀子》〈解蔽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9	墨子有見於齊，無見於畸；……有齊而無畸，則政令不施。		荀子：《荀子》〈天論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9-10	墨子之言，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。……既以伐其本，竭其原，而焦天下矣！		荀子：《荀子·富國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10	夫樂者、樂也，人情之所必不免也……猶蠶之於清濁也，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。		荀子：《荀子》〈樂論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11	人主者，以官人為能者也……為之者，役夫之道也，墨子之說也。		荀子：《荀子》〈王霸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11	不知一天下，建國家之權稱，……足以欺惑愚眾，是墨翟、宋鉞也。		荀子：《荀子》〈非十二子〉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
11-12	世之顯學，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……愚誣之學，雜反之行，明主弗受也。		韓非：《韓非子·顯學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12	墨家之葬也，冬日冬服，……今孝戾、侈儉俱在儒、墨，而上兼禮之。		韓非：《韓非子·顯學》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